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 特瑞·劳伦斯 著
红 娃 译



傲 情

IQI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47.6352
LLS

激 情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97 - 0019

© 1995 by Terry Lawrence

©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屈剑峰 蒋宏

激 情

Ji Qing

[美]特瑞·劳伦斯 著

红 娃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楼)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4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17 - 1023 - 4/I · 1007 定价:13.00 元

目 录

一、一男一女进入漫长的旅程 (1)

那一刻像公路上的白线一样延展开去。艾薇看着车外的路，敏感地意识到科尔正大胆地注视着她的侧影，她真希望黑夜替她遮住了脸上的红晕。

二、错误的暗示 (13)

她有一个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是的，科尔的吻和渴望已使她沉醉，尽管昨晚那沉醉很快就被愤怒代替。

三、双重诱惑 (30)

女人的悲剧就在于爱，盲目的、无条件的、不愿回头也无力回头的爱。她或许从来没想过，男人永远不会爱她的背影。

四、搭车男孩 (47)

起风了，热风吹起了艾薇的长发，不住地拂着她的脸颊。科尔慢慢地伸出手，擒住那些发丝，轻轻地把它别在她的身后。

五、两个迷失的人 (62)

她不该那么快、那么毫无保留地袒露她的感情。爱不是天生的，它需要选择、技巧和和谐。

六、会说话的蓝眼睛 (82)

科尔的方格衬衫半敞着，露出发达的胸部，肌肉随着手的挥动一收一缩，一缕金色卷发飘动其间。牛仔裤没系皮带，不松不紧地绕着腰部。

七、暴风骤雨 (97)

此刻，科尔无法想得太多，他唯有紧紧地把艾薇抱在怀中。他不是英雄，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能告诉艾薇他和她一样孤独无助吗？

八、唯一的房间..... (109)

她正要开口说话，科尔转过头，仿佛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仿佛她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牵动着科尔的心。

九、两难境地..... (123)

这两天，科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好像他们所经历的自然景观，一会是沙漠，一会是风暴，一会是雪山，改变得如此迅速。

十、互相缠绕的两颗心..... (139)

很快天就黑了。又一个夜晚来临了，艾薇坐着，仿佛有一种预兆。艾薇预感今夜将不同寻常。

十一、这是一场恶梦..... (159)

到了车站，科尔被人带了进去。艾薇把车停下，想追进去，但全身无力。她坐在车上一动不动，心里绞痛，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十二、杀人？自卫？还击？ (174)

科尔看着艾薇眼中的恐慌，疑惑布满了她的脸。她几乎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安慰科尔。难道她可以置科尔不顾或者默默承受这一切？

十三、爱就是一切..... (189)

科尔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艾薇，他眼中仍是一片迷茫。是后悔？还是渴望？艾薇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唯有等待，唯有被动地接受科尔的裁决。

尾声..... (201)

他们的婚姻一天比一天美满。

一、一男一女进入漫长的旅程

旅行已经开始了，不管有多少麻烦，艾薇都必须坚持下去，半途而废对她来说不可想象。

小车收音机里传出一个沙哑的男声，“您正在收听的是WRDY节目，我们从北卡罗纳州的松林向您播放。这里是‘奥斯汀之夜’，今晚我们将继续‘费欧娜专题——不想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请拨动您身边的电话，告诉我们那个不想承担责任的男人的姓名，我们……”

艾薇拨动了电话，她还能做什么？看看身边的男伴，又高又结实，只有那双脚和这中型轿车还比较相称。一路上要是他有一个收费员、一个乏味的警察和拖泥板发出声音的那种谈话技能给她讲点什么，她开灯时，就不会趁她的沉默而痛苦的间隙向收音机倾吐。

“请说出您那位不愿承担责任的男性的名字，本世纪最具天才的通灵人物费欧娜·亚历山大，便会告诉您，他命中注定的配偶姓甚名谁。要提醒您的是，女士们，那个名字或许并不是您。”

“付出你的真爱要小心选择。”费欧娜笑着说。

她曾在身边的这个男人和拉什·李门堡夫之间选择过。

艾薇握着方向盘，神情严肃地看着公路。那位和她一起长途旅行的同伴——科尔·克里克永远不可能知道她现在的焦躁，他不可能。当然，除非他们在全国辛迪加海岸广播谈

话节目上宣布它。如果他听见她在收音机里的声音，艾薇真想把车翻到最近的沟里去。

不幸得很，俄亥俄平坦的田野几乎找不到深沟。艾薇看见了一个出口标志，早上从密歇根的狄尔波恩镇出发，他们一直在 I—75 号路上向南走，连续七个小时快车道和农田间的行驶任何人都会疲乏。这种时候打打收音机电话应该不坏，一个玩笑而已。

“我可以跟你说说那个男人吗？”艾薇的电话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他太暧昧了，甚至对天气也不发表看法。”

主持人笑了笑记下她的名字和一些有关科尔的细节。其实艾薇几乎一点也不了解科尔，只知道他长期单身。她朋友巴德和维安发现要让科尔主动去约会是不可能的，而艾薇也不容易上钩。如果艾薇显出过一点兴趣，他们早安排她和科尔约会了。两年来，艾薇一直机灵地躲着聚会，很少地约会，躲着他们的新花样。

然而这次，临到头他们故意阻止巴德同行，把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科尔·克里克塞了进来。事已至此，艾薇也不得不接受。

艾薇扫了一眼车内，科尔懒洋洋地坐着，很有点像萨姆·谢波德——在艾薇谦卑的评价里，这名字是带着性感的演员。科尔精瘦的脸、肌肉发达的身体和冷峻的表情都是纯美国味儿的，完全可以把萨姆比下去。

他天蓝色的眼睛带着黑韵，右脸上有个拇指大的酒窝，刚毅的上唇映衬出下唇的丰润。活脱脱像一幅男性阳刚美的持久移动的广告。

艾薇努力了几小时想让科尔开口。科尔一直只字不吐，

差点让她误认为，眨眼表示不太满意，瘪嘴就是极度无聊或禁欲者的隐忍。他是不是觉得她太多话、太吵，像个整天轰鸣的空降场？

他会的，如果他在收音机上又听到了她的声音。

艾薇一向这样，不是接受男人的沉默而偏要去想为什么他要沉默，总是抢先照自己的思路解释事情而不愿多问。一直在男人圈里工作对她影响太大了，小心提防着男人已成了她的一种习惯。

艾薇不必提防科尔，她几乎不认识他。她这次驾新牌子的征服牌轿车穿越全国，只是为了验证广告上极度吹捧的所谓“汽车制造和人力控制的惊人进展”。

现在她首先要“征服”的是，和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困在一部车里跑几千英里的路。当一般性的交谈和他友好的表示都成徒劳的时候，和所谓的通灵者对话也算是合乎情理的选择。

艾薇无奈地摇摇头，作为一个消费者杂志的记者，她提醒人们小心那些欺骗性的减肥食品，不值得信任的祝酒人和狡猾的推销商。对于她，给任何人打电话都比听一个所谓的通灵先知说话更合情理。

收音机上在插播广告，艾薇深吸一口气，宽慰自己这不过是无线电上的娱乐而已。她拨电话时，科尔正弯腰做什么，牛仔裤绷出臀部健美的轮廓。他忽然直起身，朝她看了一眼，艾薇立刻紧张起来。

广告已完，“晚上好！这里是‘奥斯汀之夜’。费欧娜，现在请你来谈谈对刚才打进电话的听众的预测。”

“好的，奥斯汀，谢谢你。我首先要对俄亥俄州的那位

女士说一说。艾薇，现在正是你一生的转折期，亲爱的，请相信你所说的那位男士也一样。记住，现世的生命和爱不是终点，它们只是我们都要经历的一段旅程。或许，艾薇，你命中注定的伴侣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

“命中注定！”

科尔定了定神，他慢慢转过头，“抱歉我不该听见。”

艾薇烦躁地想关掉开关。热风从通风孔灌进来，揩雨板吱嘎地刮着干干的挡风玻璃，汽车表闪闪地显示着12:00。

“你想关掉？这儿。”科尔伸手按了正确的按钮。该死的寂静又充满着轿车。他们开了四英里，“你刚才说什么了？”

艾薇希望科尔忘掉刚才的电话，“噢，你怎么样，相信命运吗？”

“我对我们的目的地更感兴趣。”

艾薇悄悄松了口气。车里又只留下科尔压低的嗓音的回声。艾薇曾在一个人物传略里描述过这种声音，既柔和又粗暴，既刺耳又谐悦，这使她想起用了多年的马鞍坼裂的皮革。科尔脸上饱经风霜的线条，使他更像是来自旷远的野外或者风声呼啸的草原，而不是狄尔波恩镇一条小街上二人工作间里的机修工。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艾薇很快回过神，集中注意力，“我们的目的地？这儿，我指给你看。”她转身去拿后座上的地图。

科尔伸手帮她，他们手碰了一下。“我拿得到。”

“我来拿吧。”

“我拿得到。”

科尔很固执，艾薇也一样。

系着安全带，艾薇的膝盖靠向方向盘，而科尔的长腿也正好扭向这边，他们的脸对了个正着。

那一刻像公路上的白线一样延展开去。艾薇看着车外的路，敏感地意识到科尔正大胆地注视着她的侧影。她真希望黑夜替她遮住了脸上的红晕。

科尔的凝视从艾薇慌乱的眼睛移到她微开的双唇，“让我来吧。”他说。

科尔把装地图的文件夹拿到了前座。一场小小的争斗，艾薇取得了胜利。她把文件夹摊开在腿上，拿出一摞地图，每个州挨个指过去，连加拿大的一些省也指到了，竭力想掩饰微抖的手。“俄克拉荷马，不。衣阿华，不。新奥尔良，也不是。我该按顺序把它们安排好。”

“我来找吧。”

“我能找到。”艾薇斜眼看着红夹子里的俄亥俄地图，“半小时前我们进入肯塔基了。今晚可能到得了诺克斯维尔。”

“怎么要到诺克斯维尔？”

“这是计划。”和科尔·克里克在车里沉默了一天，艾薇想了很多计划。

交谈声又消失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艾薇心里盼望着科尔能跟她说些关于旅程安排之类的话，让她无暇老想着他晒成褐色的皮肤溢散出的阳光气息和他长满胡茬的脸，他放在腿上的粗大的手。科尔朝旁边转了一下身，她又闻到了成熟男人的气息，这使她再一次感到了中型轿车的狭窄，她不得不主动挑起话题。

“可以帮我拿一下笔记本吗？”

“哪一本？”

“绿色的，在手套箱里。”

早上，科尔拉开车门的时候，艾薇看见车门只有他的膝盖高，一小束光照着他的下摆，他进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椅背摇低。艾薇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就好像它们发生在几分钟之前而不是几小时。

科尔关掉盒子，坐好，“给。”

“谢谢。”艾薇用一只手翻开本子。“真糟，这是记的汽车旅馆。”

“怎么？”

“我要记录饭店的安全措施，沿途逗留的汽车旅馆，单身女客的安全问题，以及各州之间的公路状况，很多个系列。每个系列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那样我记录起来就有条理。”

“可你不能使这些本子有条理？”

“或许吧。”艾薇轻轻地笑了，把本子扔到后座上。

“打电话也记吗？”

“噢，是的。”科尔一定注意到她打了太多的电话，给编辑、给父母、给巴德、给维安……艾薇有些不好意思，便顺着科尔的话撒了个谎。

艾薇深吸了口气，把话题引开，“尽管我们走得晚，但半夜还是能到诺克斯维尔。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不用收音机了，是吗？噢，科尔，你在干什么？”

几张地图从艾薇腿上滑下去了，科尔弯身去拾。

“我自己来拿开。”艾薇的声音莫名其妙地有些急促。

“把住你的方向盘，我来拿。”

艾薇的腿被固定在脚踏板上。科尔一张张抬起地图，放到她腿上，他的手每放一次，艾薇的膝盖都不由自主地向上回应一下，一股热流从她身上淌过。

科尔又伸过来放一张地图，文件夹抵着方向盘底座。地图从艾薇的胸前慢慢向下，挤着她的双乳，放进了文件夹，她的腹部也跟着被挤压了一下。

科尔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必要。他把文件夹从艾薇腿上拿下来。艾薇舒坦地吸了口气，腹部总算轻松了。科尔找到了肯塔基的地图。

“要我看地图吗？”他问。

这话让艾薇觉得多此一举，“我计划这次旅行，就是要看看一个女人单独开车旅行会遇到些什么。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必须得自己看。”

“车速七十英里的时候？”

艾薇踩了一下油门，“六十五。”

“你可以用用我。”

“让我自己决定。”艾薇清晰地说，“对不起，你是搞机械的。”

“我是什么，一台跳动机械？”

他确实使她的力比多跳动起来了。

科尔的幽默使艾薇露齿一笑，“我的编辑、父母，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认定我会带一个机械工帮我修车，我告诉他们这是一部新车。”

“那更糟。”

“他们也这么说。如果上个月没被那些笨蛋拖时间，我就真的一个人走了。”

“嗯。”

“你真的不介意一直让我开车？”

“那更好。”

这又一次引起了艾薇的好奇心。她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科尔。艾薇还没碰到过上车不打算开车的男人，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直接坐到驾驶座上。

科尔是唯一的，他有自在感。甚至当艾薇在拐弯处急刹车的时候，他也显得镇定从容。

“你肯定开得很棒。”

科尔一下子没明白过来，“开什么？”

“开车，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你的驾驶技术。”

“我不相信。你从来没看见过我做什么事，更何况在方向盘后面的样子。”科尔慢吞吞地说，他当然不会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多么性感。

“确实。不过我计划这次旅行就是想一个人干。一个人干和与人共事完全不同。”

“恐怕不是吧。”

“我只是指旅行。”

“这是长途旅行，而且我们要一直在一起，不是吗？”

“是的，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艾薇咬咬牙，把着方向盘的手有些湿。“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什么不是的吗？”

“是的。”科尔笑了，“不要忘了那些汽车旅馆。”

艾薇狠踩了一下油门，车加速向前，“那将是我们不在一起做的事，我指不会用一个房间。”

“那个你不必担心。”

艾薇放松肩头，一个让人产生烦恼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冒

了出来。他是说他不会趁机占便宜？还是他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企图？

艾薇心里微微一震，脚又踩向油门，车速达八十英里了，她镇静自己，扫了一眼科尔，他正斜眼看着计速器的指针徐徐移动。

“看看‘她’能跑多快！”艾薇解释了一句。

“她？”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把汽车叫做‘她’？”

“你不想给她取个名字？”

简单的腔调、干巴巴的幽默感，真是一台跳动机械。艾薇笑了笑，轻松多了。友好、开玩笑的语气或许最适合他们。“实际上我想叫她康奇塔。”

“征服康奇塔？”

“总比征服诺曼底好。”

科尔咕嘟了一声，她把他逗笑了！她要把这记下来，科尔喜悦的眼神正如窗外夜空中的星星。那段长时间的沉默或许正是上帝的赐福，使他们免于争吵。

一英里过去了。她不知道在床上他是不是也这么安静。“不要——”

科尔坐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只是科尔那法兰绒衬衣起伏的波纹使艾薇抑制不住想象着它下面平坦的腹部和发达的肌肉。撇开科尔迷人的气息，就是他那性感的身体，他的声音——“没什么。”艾薇支吾道。

什么也不会发生。她已经使自己过多地陷于“关系”之中。她的那些有关消费者的文章使她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

念：人们很容易受蒙蔽和欺骗，面对男人，艾薇一贯的定式是：他在对我撒谎。

艾薇打开收音机，“找个放音乐的台来听听如何？”

“找吧。”

艾薇不停地扭着旋钮，不停地换台。

“不，你不要这样。”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就听凭自己的直觉，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

科尔斜靠过来，把艾薇的注意力拉回到控制板上密密麻麻的按钮。“你好像在生气。”

艾薇已经在责备自己了。

“这样按，你听见有你喜欢的节目，便按两次，它就停在那儿了。”

“那我敲三下脚后跟，可以到我想去的得克萨斯吗？”

“只要它在我们的旅途上。”科尔几乎没笑。

艾薇的神情也恢复了严肃，继续驾驶。进入田纳西州十英里，她再一次挑起话题。

“巴德太坏了。”

“嗯——”

长时间的间隙。

“如果不是他临时变卦，我们就不会出发得这么晚。”

科尔咕哝道，“如果不是他食言，我们就不是这般光景了。”

“不知道没有你巴德怎么管车库。”

“有维安。”

“她对汽车的了解跟我差不多。”

“她是个能干的诊断者。”

“真的？”

“她是个好翻译。”

“我不知道她还说西班牙语。”

科尔轻声一笑，声音沙哑而有金属感，“她说的是发动机语言。如果有人来修车，只要说出车发出的古怪声音，得得得、卡朗、卡朗……她马上就能帮他们说出车坏在哪里。我一直叫巴德封她作顾客联络员，巴德说她一受封，肯定马上就会要求平分权力。”

艾薇大笑，“巴德就是这么想的。”

“嫁给一个机修工二十五年了，维安说不定比我们谁都更懂轿车。人们实际知道的东西比我们推想的要多得多。”

艾薇点点头。诊断者、联络员，他们可从没诊断出她期待着科尔。她还不想在 66 号线上找刺激，科尔只是一个旅伴，其他什么也不是。然而，她还是决定继续恭维他。“你其实很风趣，知道吗？”

“噢。”以后一个小时，科尔缄口不语。

你其实很风趣，她说。这等于是在告诉科尔，她开始还以为他是个傻瓜。

一大早，巴德就显得不自然，像篮球比赛临时少了一个投篮圈。维安找科尔很短地交谈了一会儿，说什么巴德太老了，已经不中用了，不能长途旅行等等。科尔一句话也不相信。他不知道明白自己的朋友在说谎是不是件好事，不过他心里清楚，巴德和维安都是热心而又可爱的人，他们总是按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竭力想帮他改变一下生活。

当艾薇驾着她的新征服牌轿车开出货品陈列室时，科尔